

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 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

张哲

(成都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为探讨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以及家庭功能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以成都市 3 所幼儿园 56 名大班幼儿及其主要照顾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自编主要照顾者类型问卷、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问卷、家庭功能问卷开展调查,运用 SPSS26.0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亲社会行为维度发展最优,问题行为维度相对薄弱;家庭功能整体处于中等水平,情感响应维度表现最佳,角色分工维度有待提升;主要照顾者类型以父母主导型占比最高,父母主导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核心维度得分显著优于祖辈主导型与混合照顾型幼儿,祖辈主导型幼儿问题行为得分显著更高;家庭功能在主要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关联中起显著调节作用,其中沟通质量、情感响应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结果可为不同教养模式家庭的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培养、家园协同育儿指导提供实证参考。

关键词: 幼儿; 家庭功能; 主要照顾者类型; 社会情感能力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4.382

1 问题提出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将“健康”与“社会”领域列为幼儿发展的核心目标,着重强调社会情感能力对幼儿终身发展的基础性价值^[1]。社会情感能力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术、社会与情感学习协作组织界定,指“人们在成长和发展的复杂情境中,识别并管理情绪、建立并维持积极人际关系、制定并实现目标、做出负责任的决策、共情并理解他人的综合能力”^[2]。具体到幼儿阶段,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是幼儿在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综合能力,涵盖认知、情感与行为三个核心维度,具体表现为识别和管理自身情绪、理解他人情绪、维持良好人际交往以及解决社交问题的能力^[3]。其中,正确的自我认知、良好的情绪管理能力、积极的人际交往能力与有效的问题解决能力,能够显著增进幼儿的自我效能感,是其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关键支撑^[4]。因此,有必要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及其关键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系统探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学龄前儿童隔代教养比例高达 58.7%,照顾者类型的多元化已然成为学前教育领域不容忽视的社会现实状况^[5]。当前,我国学前儿童家庭教养模式以父母教养、隔代教养以及父母与祖辈共同参与的混合教养三种模式并存为核心特征。然而,在教养实践过程中,普遍存在“父母教养理念先进但日常陪伴时间不足”“祖辈教养陪伴充分但教育方法相对滞后”“混合教养模式下教养理念冲突与责任边界模糊”等现实矛盾。这些教养矛盾是否会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产生影响,急需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现有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父母教养与祖辈教养”的二元对比分析,缺乏对混合教养类型的深入剖析;且多关注社会情感能力的总分差异,忽略了教养模式对情绪调节、亲社会行为、问题行为等各维度的差异化影响。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成员间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状态,以及由该状态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6]。同时,家庭功能作为家庭内部环境的核心变量,其在主要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调节机制仍有待深入探究。已有研究表明,当家庭功能处于良好状态时,家庭成员之间能够形成稳定的沟通模式与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7],这会对幼儿的情绪智力发展产生显著积极效应^[8],进而降低其问题行为

作者简介: 张哲(2000—),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运动训练学。

的发生率^[9],全面提升社会情感能力发展水平。当家庭功能欠佳或失调时,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与有效沟通会受到显著阻碍,个体也难以在家庭中习得应对变化与挑战的积极方式^[10],此类消极家庭环境会对幼儿的社会适应能力发展产生显著负面影响^[11]。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且该影响可能会受到家庭功能的调节,即家庭功能在主要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关联中发挥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通过前期走访幼儿园,并在园方和老师的帮助下召开班会宣讲调查内容,共有56位家长参与调查。数据采用问卷星平台以网络形式收集,取样前获得所在学校领导、老师和学生家长知情同意。

表1 被试基本信息 (n=56)

名称	选项	人数	总体百分比
幼儿性别	男	29	51.8
	女	27	48.2
主要照顾者类型	父母主导型	32	57.1
	祖辈主导型	18	32.1
	混合照顾型	6	10.7
家庭背景	父母学历本科以上	21	65.6
	父母学历本科以下	11	34.4
	祖辈学历高中及以下	14	77.8
	祖辈学历大专及以上	4	22.2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要照顾者类型问卷。参考《中国城乡家庭教养方式调查报告》的相关条目,结合研究目的自编,共5个条目。核心条目:日常主要照顾幼儿的是;每周照顾幼儿的时长占比(针对选中的照顾者);幼儿的教育决策(如报兴趣班、制定规则)主要由谁负责;计分与分类:根据条目2和3的结果,结合前文分类标准,将照顾者类型划分为父母主导型、祖辈主导型、混合照顾型;本研究的内容效度指数为0.92;结合预调查问卷,重测信度为0.85,信效度良好。

1.2.2 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问卷。参考“幼儿长处与困难问卷(SDQ)”的维度划分逻辑修订。该问卷共24个评估条目,分为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问题行为、注意力和社交技能五个维度。计分方式:采用1-3级计分,其中正向条目(如“能体谅别人感受”)1=完全不符合2=部分符合3=完全符合;负向条目(如“经常发脾气”)反向计分,1=完全符合,2=部分符合,3=完全不符合;各维度得分为所属条目得分之和,总分为5个维度得分之和,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越好;量表整体 α 系数为0.82,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情绪理解0.76、亲社会行为0.79、问题行为0.75、注意力0.73、社交技能0.77,均达到可接受水平。

1.2.3 家庭功能问卷。参考McMaster家庭功能评估模型,结合原始数据中家庭相关信息(如照顾者关系、互动模式),修订为简化版量表,共8个条目;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沟通质量、情感响应和角色分工采用采用1-4级计分,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比较符合,4=完全符合。该问卷 α 系数为0.78,各维度 α 系数分别为:沟通质量0.74、情感响应0.76、角色分工0.72。

2.3 数据统计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运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所有37个条目(社会情感能力24条+家庭功能8条+照顾者类型相关5条)进行检验,未旋转前共提取12个公因子,第一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8.3%,小于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分析

(1) 主要照顾者类型分布情况

如表 1 所示, 父母主导型占比最高, 达 57.1%; 祖辈主导型次之, 占比为 32.1%; 混合照顾型占比最低, 为 10.7%。在父母主导型中, 父母双方共同照顾的占比为 80.6%, 单亲父母照顾的占比为 19.4%; 在祖辈主导型中, 祖父母照顾的占比为 61.1%, 外祖父母照顾的占比为 38.9%。

表 2 主要照顾者类型分布 (n=56)

照顾者类型	人数 (n)	占比 (%)	细分类型	人数 (n)	占该类型比例 (%)
父母主导型	32	57.1	父母双方共同照顾	25	80.6
			单亲父母照顾	7	19.4
祖辈主导型	18	32.1	祖父母照顾	11	61.1
			外祖父母照顾	7	38.9
混合照顾型	6	10.7			
合计	56	100.0			

(2) 幼儿社会情感能力调查情况

由下表得知, 社会情感能力总分的均值为 41.21 (标准差 SD=3.65), 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在各维度方面, 亲社会行为维度的得分最高 (均值 M=8.52, 标准差 SD=1.23), 问题行为维度的得分最低 (均值 M=4.15, 标准差 SD=0.98)。各维度得分的排序依次为: 亲社会行为 > 社交技能 > 情绪理解 > 注意力 > 问题行为。

表 3 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各维度统计 (n=56)

维度	条目数	M	SD
情绪理解	4	7.32	1.15
亲社会行为	6	8.52	1.23
问题行为	5	4.15	0.98
注意力	4	6.87	1.09
社交技能	5	7.98	1.18
合计	24	41.21	3.65

(3) 家庭功能调查情况

如表 3 所示, 家庭功能总分均值为 22.36 (SD=3.12), 处于中等水平; 各维度中, 情感响应维度得分最高 (M=8.72, SD=1.35), 角色分工维度得分最低 (M=4.21, SD=0.89)。

表 4 家庭功能各维度描述性统计 (n=56)

维度	条目数	M	SD
沟通质量	3	9.43	1.27
情感响应	3	8.72	1.35
角色分工	2	4.21	0.89
合计	8	22.36	3.12

3.2 相关性统计分析

(1) 各变量相关性分析

下表所示, 照顾者类型与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以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社交技能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 ($r=-0.32\sim-0.28$, $p<0.05$)。这表明, 父母主导型的幼儿在上述维度的得分显著高于祖辈主导型和混合照顾型的幼儿。同时, 照顾者类型与问题行为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r=0.29$, $p<0.05$), 即祖辈主导型的幼儿在问题行为维度的得分相对更高。家庭功能总分及其各维度与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以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注意力、社交技能维度呈显著正相关 ($r=0.35\sim0.42$, $p<0.01$), 而与问题行为维度呈显著负相关 ($r=-0.38$,

p<0.01)。

表 5 各变量相关性矩阵 (n=56)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照顾者类型	1								
2.社会情感能力总分	-0.32*	1							
3.情绪理解	-0.29*	0.78**	1						
4.问题行为	0.29*	-0.65**	-0.52**	1					
5.亲社会行为	-0.28*	0.72**	0.61**	-0.48**	1				
6.注意力	-0.30*	0.75**	0.63**	-0.51**	0.68**	1			
7.社交技能	-0.35**	0.40**	0.37**	-0.38**	0.42**	0.39**	1		
8.家庭功能总分	-0.33**	0.38**	0.35**	-0.36**	0.40**	0.37**	0.82**	1	
9.沟通质量	-0.27*	0.36**	0.33**	-0.34**	0.38**	0.35**	0.76**	0.79**	1

注: *p<0.05, **p<0.01; 照顾者类型: 父母主导型=1, 祖辈主导型=2, 混合照顾型=3

(2) 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差异分析

下述表格结果显示, 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在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问题行为、社交技能维度存在显著差异 (p<0.05), 在注意力维度差异不显著 (p>0.05)。

表 6 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差异分析 (n=56, M±SD)

维度	父母主导型 (n=32)	祖辈主导型 (n=18)	混合照顾型 (n=6)	F 值	p 值
情绪理解	7.85±1.02	6.52±1.13	7.23±1.08	4.32	0.017
亲社会行为	9.21±1.15	7.35±1.08	7.92±1.12	6.87	0.002
问题行为	3.65±0.89	4.92±0.95	4.53±0.91	5.12	0.009
注意力	7.02±1.05	6.58±1.12	6.75±1.07	1.23	0.301
社交技能	8.56±1.09	7.12±1.15	7.83±1.10	4.56	0.014
总分	43.15±2.87	38.67±3.54	40.23±3.12	5.23	0.008

注: *p<0.05, **p<0.01

(3) 家庭功能的调节效应检验分析

表 7 家庭功能总分的调节效应回归分析 (n=56)

变量	第一步 (主效应)	第二步 (加入家庭功能)	第三步 (加入交互项)
性别	0.08 (0.52)	0.07 (0.48)	0.06 (0.45)
年龄	0.12 (0.76)	0.11 (0.72)	0.10 (0.68)
照顾者类型	0.8256	0.966	-0.48** (-3.15)
家庭功能总分	-	0.38** (3.21)	0.42** (3.45)
照顾者类型 × 家庭功能总分	-	-	0.25* (2.03)
R ²	0.12	0.25	0.31
ΔR ²	0.12*	0.13**	0.06*
F 值	3.21*	5.67**	6.32**

注: 括号内为 t 值; *p<0.05, **p<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家庭功能在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的调节作用,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方法。首先,将照顾者类型作为自变量,幼儿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p<0.05$)。接着,将家庭功能总分纳入回归方程,发现家庭功能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也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p<0.01$)。最后,将照顾者类型与家庭功能的交互项纳入回归方程,结果表明交互项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p<0.05$),这表明家庭功能在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家庭功能较好时,不同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差异相对较小;而当家庭功能较差时,不同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差异更为明显。

(4) 家庭功能各维度的调节效应

下表表明家庭功能中的沟通质量、情感响应和问题解决维度在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之间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而角色分工和行为控制维度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表 8 家庭功能各维度的调节效应检验 (n=56)

调节变量	交互项系数 (β)	t 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沟通质量	0.27	2.15	0.036*	[0.02, 0.52]
情感响应	0.24	2.01	0.049*	[0.01, 0.47]
角色分工	0.18	1.56	0.125	[-0.05, 0.41]

4. 讨论

4.1 幼儿社会情感能力与家庭功能的发展现状解读

本研究中,56名大班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M=41.21$),其中亲社会行为维度得分最高,问题行为维度得分最低,这与国内多数研究结果一致^{[16][19]}。原因可能在于:大班幼儿已具备基本的社交认知,在幼儿园集体生活中形成了分享、帮助等亲社会行为习惯;同时,幼儿园的规则教育与行为引导有效抑制了问题行为的发生。家庭功能总分处于中等水平 ($M=22.36$),情感响应维度得分最高,角色分工维度得分最低。这一结果反映出:多数家庭能给予幼儿充足的情感支持,但在照顾责任分工上存在模糊性,尤其是混合照顾型家庭,可能因父母与祖辈的责任边界不清晰,导致照顾效率降低,这与刘霞(2021)^[18]关于混合教养家庭“责任推诿”的研究发现一致。

4.2 不同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分析

父母主导型照顾的优势验证。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H1 和 H2,父母主导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社交技能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类型。从依恋理论视角分析,父母与幼儿的安全依恋关系能让幼儿获得充足的安全感,进而更敢于探索社交环境、表达自身情绪;同时,父母的教育理念更贴近现代育儿观,注重通过“情绪对话”“规则游戏”等方式培养幼儿的情绪理解能力与亲社会行为,这与 Bowlby (1978)^[13]的研究结论一致。但需注意,本研究中 19.4% 的父母主导型为单亲父母照顾,其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得分略低于双亲照顾幼儿(未达显著水平),可能与单亲父母的时间、精力有限有关,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验证。

祖辈主导型照顾的双重影响。祖辈主导型幼儿的问题行为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父母主导型,这与陈帼眉(2015)^[15]的研究结果一致。主要原因在于:祖辈受传统育儿观念影响,存在“隔代亲”导致的过度包容,对幼儿的不良行为缺乏及时纠正;同时,祖辈的社交圈较窄,幼儿的同伴交往机会较少,影响社交技能发展。但祖辈主导型幼儿的情感响应得分较高(家庭功能维度),说明祖辈的充足陪伴能为幼儿提供稳定的情感支持,这是其不可忽视的优势,现有研究往往过度强调祖辈照顾的局限性,而忽视了这一优势。

混合照顾型的中间态特征。混合照顾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介于父母主导型与祖辈主导型之间,且与祖辈主导型差异不显著,这一结果部分支持假设 H1。原因可能在于:本研究中混合照顾型家庭占比仅 10.7%,样本量较小,且部分家庭存在父母与祖辈教育理念冲突的问题,削弱了“互补优势”;而刘霞(2021)^[18]的研究中混合照顾型家庭占比达 30%,且照顾者间协作良好,因此得出了“混合照顾更优”的结论。这

表明,混合照顾的效果并非由类型本身决定,而是由照顾者间的协作程度(即家庭功能)决定,这也为后续调节效应的结果提供了铺垫。

4.3 家庭功能的调节机制分析

整体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支持假设 H3,家庭功能总分在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间发挥显著调节作用。高家庭功能能缩小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差异,低家庭功能则会放大该差异。这一结果验证了家庭系统理论的观点,即家庭内部的互动模式(家庭功能)是影响外部因素(照顾者类型)作用效果的关键。例如,高沟通质量的祖辈家庭,祖辈能通过与父母的定期沟通,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情绪引导能力,从而弥补祖辈照顾的不足;而低沟通质量的父母家庭,即使父母为主要照顾者,也可能因缺乏科学的育儿方法,导致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发展不佳。

各维度调节效应差异。沟通质量和情感响应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角色分工维度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家庭功能的三个维度中,“沟通”与“情感”是更关键的调节变量。具体而言:

沟通质量的调节作用。良好的沟通能让不同照顾者类型家庭形成统一的教育理念与行为准则,避免因理念冲突导致幼儿行为混乱。例如,混合照顾型家庭中,父母与祖辈通过有效沟通明确“谁负责规则引导、谁负责情感陪伴”,能让幼儿形成稳定的行为预期,促进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情感响应的调节作用。积极的情感响应能让幼儿获得充足的心理安全感,这是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基础。无论何种照顾者类型,只要能及时回应幼儿的情绪需求,就能促进其情绪理解与调节能力发展;

角色分工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可能因为本研究中多数家庭的角色分工虽不清晰,但未严重影响照顾质量,或角色分工的影响需通过沟通质量、情感响应等维度间接发挥作用,而非直接调节照顾者类型与社会情感能力的关系。

5. 研究局限

样本局限性。采用方便抽样法,样本仅来自成都 3 所幼儿园,地域局限明显;样本量较小(56人),尤其是混合照顾型家庭仅 6 人,可能影响结果的代表性与稳定性;

研究设计局限性。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仅能揭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无法明确因果关系(如无法确定是照顾者类型影响社会情感能力,还是社会情感能力发展较好的幼儿更易获得父母主导照顾);

变量测量局限性:主要采用家长自我报告法,可能存在社会赞许性偏差(如家长倾向于高估幼儿的亲社会行为、低估问题行为);家庭功能量表为简化版,未涵盖“问题解决”“家庭氛围”等重要维度,测量深度有限;

调节变量局限性。仅检验了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未考虑其他可能的调节变量(如幼儿的气质类型、亲子互动质量),调节机制的探讨不够全面。

6. 结论

56 名大班幼儿的主要照顾者类型以父母主导型为主(57.1%),祖辈主导型次之(32.1%),混合照顾型占比最低(10.7%);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亲社会行为维度发展最佳,问题行为维度发展相对薄弱;家庭功能处于中等水平,情感响应维度表现较好,角色分工维度有待提升。

不同主要照顾者类型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存在显著影响。父母主导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总分及情绪理解、亲社会行为、社交技能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祖辈主导型和混合照顾型,祖辈主导型幼儿的问题行为维度得分显著高于父母主导型;照顾者类型对注意力维度的影响不显著。

家庭功能在主要照顾者类型与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间发挥显著调节作用。高家庭功能能缩小不同照顾者类型幼儿的社会情感能力差异,低家庭功能则会放大该差异;其中,沟通质量和情感响应维度的调节效应显著,角色分工维度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提升幼儿社会情感能力需采取“分类施策 + 功能优化”的双重策略。针对不同照顾者类型家庭提供差异化育儿指导,同时重点强化家庭的沟通质量与情感响应能力,通过家庭内部功能的优化,弥补照顾者类型本身的不足,促进幼儿社会情感能力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2] Weissberg R P, Durlak J A, Domitrovich C E, et al.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M]//Jones S M, Bouffard S M, Weissberg R P. Handbook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 New York: Guilford Publications, 2015: 3-19.
- [3] 梁宗保,张光珍,陈会昌,等.学前儿童社会情绪能力的发展及其与同伴接纳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28(04):371-378.
- [4] 刘焱,秦旭芳.学前儿童社会教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8)[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8.
- [6] 邓伟志,徐新.家庭社会学导论[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6.
- [7] 方晓义,徐洁,孙莉,等.家庭功能:理论影响因素及其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J].心理科学进展,2004(04):544-553.
- [8] 池丽萍,辛自强.家庭功能与儿童孤独感的关系:中介和调节效应[J].心理学报,2003(02):216-221.
- [9] 王美芳,陈会昌.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进展[J].心理科学, 2001(03):348-349.
- [10] Epstein N B, Baldwin L M, Bishop D S. The McMaster family assessment device[J].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1983, 9(2):171-180.
- [11] 邹泓.儿童社会适应的发展特点与影响因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2):13-20.
- [12] Ainsworth, M.D.S.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M]. Hillsdale,NJ:Erlbaum, 1978.
- [13] Bowlby,J.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 [14] Minuchin, S. Families and family therap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15] 陈帼眉.幼儿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16] 李红,王争艳.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结构与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8,26(5):821-830.
- [17] 张莉,隔代教养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家庭功能的调节作用[J].学前教育研究,2020,(7): 32-41.
- [18] 刘霞.混合教养对幼儿社会情感能力的影响及机制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21,(3):78-85.
- [19] 王争艳.隔代教养的优势与挑战:基于幼儿社会情感发展的视角[J].教育学报, 2019, 15(2): 67-75.

The Influence of Main Caregiver Type on You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Zhang Zhe

Chengdu University, Sichuan, Chengdu,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main caregiver type on you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amily functioning between them, this study selected 56 kindergarten children from three kindergartens in Chengdu and their main caregivers as research participants. Data were collected using a self-designed main caregiver type questionnaire, a you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questionnaire, and a family functioning questionnaire, and analyzed with SPSS 26.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was generally at an above-average level, with prosocial behavior as the strongest dimension and problem behavior as the weakest. Family functioning was at a medium level, with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performing best and role division needing the most improvement. The most common caregiver type was parent-led care. Children in the parent-led group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otal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and core dimensions than those in grandparent-led and mixed-care groups, while children in the grandparent-led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scores in problem behavior. Family functioning significant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in caregiver type and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specifically,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mmunication quality and emotional responsiveness were significant. Th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promoting children's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 in families with different care patterns and for home-kindergarten collaborative parenting guidance.

Keywords: Young Children; Family Functioning; Main Caregiver Type; Social-emotional Competence